中華古籍保護

新刊王充論衡卷之十

宣漢篇

儒者稱五帝三王致天下太平漢興已來未有太平彼謂五帝三王致太平謂淡未有太平者見五帝三王聖人也聖人之德能致太平謂淡不太平者漢無聖帝也賢者之化不能太平又見孔子言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方今無鳳鳥河圖瑞頗未至悉具故謂未太平此言妄也夫太平以治定為效百姓以安樂為符孔子曰脩已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百姓安者太平之驗也夫治人以人為主百姓安而陰陽和陰陽和則万物育万物育則奇瑞出視今天下安乎危乎安則平矣瑞

告於平故天[illegible]道定事以驗立實以效效驗不

時或實然證驗不具是故三道立事以實不

期於平安不須符瑞且夫太平之瑞獨聖主
未必司太平之瑞何為當等彼聞莞舜之時鳳
圖洛書皆出以為後王治天下當復若等之物乃為太
若此猶謂堯當復比齒舜當復八眉也夫帝王聖相前後不同
則得瑞古今不等而今王無鳳鳥河圖為未太平妄矣孔子言
鳳皇河圖者假前瑞以為語也未必謂世當復有鳳皇與河圖
也夫帝王之瑞猥多非一或以鳳鳥麒麟或以河圖洛書或以
甘露醴泉或以陰陽和調或以百姓又安今瑞未必同於古古
應未必合於今遭以所得未必相襲何以明之以帝王興起命
祐不同也周則烏魚涌斬大蛇推論唐虞猶周漢也初興始起
事效物氣無相襲者太平瑞應何故當鈎以已至之瑞效方未
之應猶守株待兎之蹊藏身破罝之路也天下太平瑞應各異

猶家人富殖物不同也或積米穀或藏布帛或畜牛馬或長田
宅夫樂米穀不愛布帛歡牛馬不羨田宅則謂米穀愈布帛牛
馬勝田宅矣今百姓安矣終謂古瑞河圖鳳皇不至謂之未安
是猶食稻之人入飯稷之鄉不見稻米謂稷為非穀也實者天
下已太平矣未有聖人何以致之未見鳳皇何以效實問世儒
知聖何以知今無聖人也世人見鳳皇何以知之既無以知之
何以知今無鳳皇也委不能知有聖與無又不能別鳳皇是鳳
與非則必不能定今太平與未平也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然
後仁三十年而天下平漢興至文帝時二十餘年賈誼創議
為天下治和當改正朔服色制度定官名興礼樂文帝
謙不詘未違天如賈生之議文帝時已太平矣漢二代之年數已
乳于之言必世然後仁也漢二代之年數已

知之況至今且三百年謂未太平誤也且孔子
年也案永三百歲十帝耀德未平如何夫文帝
歷世持平矣至平帝時前漢已滅光武中興復致太平
帝有瑞可名太平光武無瑞謂之太平如何曰六帝王瑞應前
後不同雖無物瑞百姓寧集風氣調和是亦瑞也何以明之帝
王治平升封太山告安也秦始皇升封太山遭雷雨之變治未
平氣未和光武皇帝升封天晏然無雲太平之應也治平氣應
光武之時氣和人安物瑞等至人氣已驗論者猶疑孝宣皇帝
元康二年鳳皇集於太山後又集于新平四年神雀集於長樂
宮或集于上林九真獻麟神雀二年鳳凰甘露降集京師四年
鳳皇下杜陵及上林五鳳三年帝祭南郊神光並見或乃于谷
燭燿齋宮十有餘日明年祭后土靈光複至至如南郊之時甘

露神雀降集延壽萬歲宮其年十二月齊鳳集長樂宮東門中樹
上甘露元年黃龍三見于新豐體泉醴泉流彼鳳皇雖五六至或
時一鳥而數來或時妥鳥而多也至麒麟神雀黃龍甘露醴
泉祭后土天地之時神光靈物可謂繁盛積矣孝明時雖無
鳳皇亦致麟甘露醴泉神雀白雉紫芝嘉禾並出鳳見離木復
合五帝三王經傳所載瑞應莫盛孝明如以瑞應效太平宣明
之年倍五帝三王也夫如是孝宣孝明可謂太平矣能致太平
者聖人也世儒何以謂世未有聖人天文禀氣豈為前世者渥
後世者薄哉周有三聖文王武王周公並時猥出漢亦一代也
何以當之於周周之聖王何以當多於漢漢之高祖
武也文帝武帝宣帝孝明今上過周之成康
漢世可褒增須歎以求媚耶核事理之情

信然自毛舜更生恐無聖名猶者獲禽觀者樂分
心不顧也是故觀於齊不慶魯遊於楚不憚寒唐虞
在二尺四寸儒者推讀朝夕講習不見漢書謂漢劣不若亦猶
猶不見漁游齊楚不願宋魯也使漢有弘文之人經傳漢事則
尚書春秋也儒者宗之學者習之將習舊六為七今上上王至
高祖皆為聖帝矣觀社撫班固等所上漢頌頌功德符瑞汪濊
深廣滂沛無量踰唐虞入皇域三代監避厥深涔沮也殷監不
遠在夏后之世且舍唐虞殷近與周家斷量功德實商優劣
周不如漢何以驗之周之受命者文武也漢則高武光武也文
武受命之降怪不及高祖光武初起之祐孝宣明之瑞美於周
之成康宣王孝宣孝明符瑞唐虞以來可謂盛矣今上即命泰
成特滿四海混一天下定寧物瑞已極人臆訂隆唐世邕民雍
厖今亦天下脩仁歲遭運氣穀頗不登迴降無絕道之憂深幽
無屯聚之發周家越常獻白雉方今匈奴都善哀牢貢獻牛馬
周時僅洽五千里內漢氏廓土收荒服之外牛馬珍於白雉近
厖不若遠物古之戎狄今為中國古之鯷人今被朝服古之露
首今冠章甫古之跣跗今履商舄以盤石為沃田以桀暴為良
民爽塏坷為平均化不實為齊民非太平而何夫實德化則周
不能過漢論符瑞則漢盛於周度土境則周狹於漢漢何以不
如周獨謂周多聖人治致太平稱者稱聖泰隆使聖卓而無弥
稱治亦奉盛使太平絕而無續也

恢国篇

顏淵喟然歎曰仰之弥高鑽之弥堅此言顏

歲月見道弥深也宣漢之篇高漢於周以漢
恢而征之弥見漢哥夫經孰請者要妙乃見匡衡言之
出恢論漢国在百代之王審矣何以驗之皇帝有涿鹿
有冊水之師舜時有苗不服夏啓有扈叛逆高宗伐鬼方三年
尅之周成王管蔡悖乱周公東征前代皆然漢不聞此高祖之
時陳豨反彭越叛治始安也孝景之時吳楚興兵怒鼂錯也匈
奴時擾正朔不及天荒之地王功不加兵今皆内附貢献牛馬
比躬漢之威盛莫敢犯也紂為至惡天下叛之武王舉兵皆願
就戦八百諸侯不期俱至項羽惡徴號而用兵與高祖俱起威
力輕重未有所定則項羽力劾折鐵難於推木高祖誅項羽折
鐵武王伐紂推木然則漢力勝周多矣凡克敵一則易二則難
湯武伐桀紂一敵也高祖誅項羽二家力倍湯武武王

為殷西伯臣事於紂以臣伐君諫武王不聽
不食周粟餓死首陽高祖不為秦臣光武不仕王莽誅惡伐無
道伯夷之識可謂順於周矣丘山易以起高淵谿易以為深起
於微賤無所因階者雖襲爵兼位尊祖統業者易堯以唐侯入
嗣帝位舜以臣伐周遷殷之和馬而諫武王不聽
文王百里武王為西伯龍衮文王位三郊五代之起皆有因緣力
易為也高祖從亭長提三尺劍取天下光武由白水奮威武海
内無尺土所因一位所乘直奉天命推自然此則起高於淵谿
為深於丘山也比方五代孰者為優傳書或稱武王伐紂太公
陰謀食小兒以冊令身純赤長大教言殷亡殷民見兒
為天神及言殷亡皆謂商滅妖至牧野晨舉腊旬
奄不備周之所諱也世謂之虚僞取天下無

言周伐紂血流浮杵以武成言之食兒以卅
矣漢伐亡新光武將五千人王莽遣二公將三
雷雨晦冥前後不相見漢兵出昆陽城擊二公軍一
公奔散天下以雷雨助漢威敵孰與舉旗燭以人事謫取殷喜
或云武王伐紂紂起火死武王就斬以鉞懸其首於大白之旌
齊宣王憐觳觫之牛賭其角之觳觫也莊王赦鄭伯之罪見
其肉袒而形暴也君子惡不惡其身紂死赴於火中所見悽愴
非徒角之觳觫袒之暴形也武王以鉞懸其首何其忍哉高
祖入咸陽閭樂誅二世項羽殺子嬰高祖雍容入秦不戮一屍
光武入長安劉聖公已誅王莽乘兵即皆不忍王莽之死夫斬
赤火之首與貫被刃者之身德慶孰大也喜以美里之恨哉以
人君狗人臣其逆孰與秦奪周國莽貶平帝也鄒伯奇論紂紂

之惡不若亡秦亡秦不若王莽然則紂惡微而周誅之痛秦莽
罪重而漢伐之輕寬猛誰也高祖母姙之時蛟龍在上夢與神
遇好酒貰飲酒舍負讎及醉留臥其上常有神怪夜行斬蛇蛇
嫗悲哭與呂后俱之田廬時自隱匿光氣煜見呂后輒知始皇
望見東南有天子氣及起五星聚於東井秦望漢軍雲氣五色
光武且生鳳皇集於城嘉禾歧於叁皇姚之身夜半無燭空中
光明初者蘇伯阿望陵氣欝ㇾ葱ㇾ光武起過舊廬見氣憧
憧上屬於天五帝三王初生始起不聞此怪堯母感於赤龍又
起不聞奇祐禹母吞薏苡將生得文圭契母咽薦子湯起白狼
銜鉤后稷母履大人之跡文王起得赤雀武王得魚爲皆不及
漢太平之瑞黃帝堯鳳皇一至凡諸衆瑞重至者黃帝堯
黃龍王梧武帝黃帝黃龍麒麟連木宣帝鳳皇五至

醴泉黃龍神光孚帝白雉黑雉孝明麒麟神雀甘
黑雉芝草連木嘉禾與宣帝同奇有神鼎黃金之怪一代之
累仍不絕此則漢德豐茂故瑞祐多也孝明天崩今上嗣位元
二之間嘉德布流三年零陵生芝章五本四年甘露降五縣五
年芝復生六年黃龍見大小凡八前世龍見不雙今之生無二甘
露一降而今八龍並出十一芝累生甘露流五縣德惠盛熾故
瑞繁夥也自古帝王孰能致斯儒者論曰王者推行道德受命
於天論衡初稟以為王者生稟天命性命難審且兩論之酒食
之賜一則為薄一則為厚如儒者之言五代皆一受命唯漢獨
在此則天命於漢厚也如實論衡之言生稟自然此亦漢家此
稟元世絕而復蕃死而復生之人必謂之神漢統絕而復屬
光武存亡可謂聖矣武王伐紂肅慎之夷佐戰牧野成王之時
越常獻雉倭人貢暢鬯
至漢四夷朝貢莘平元始元年越裳重譯獻白雉一黑雉二夫
以成王之賢輔以周公越常獻一平帝得三後至四年金城塞
外羌良橋上種良願等獻其魚鹽之地頗內屬漢遂得西王母
石室因為西海郡周時戎狄攻王至漢內屬獻其寶地西王母
国在絕極之外而漢屬之德孰大焉孰廣方今哀牢鄧善諸降
附歸德匈奴時擾遣將擊討獲虜生口千萬獻夏禹像入吳國
太白採藥斷髮文身唐虞界吳為菰服越在九夷翦衣闕頭今
皆夏服袨衣復為巴蜀越嶲臂林日南慕義樂浪周時被髮椎
髻今載弁冕吟詩書春秋之義君親無將將而必
誅賈逵王荊米於薛巫楚王英惡於狹客事情列見壽明
二王吞藥周誅管蔡遠斯遠矣楚外家許氏與楚

曰許氏有属於王欲王尊貴人情也聖心原之矛
侯傳懸書市里誹謗聖政今上海恩免奪爵土惡其人者
肯餘二王之子安楚廣陵彊第貞嗣祀陰氏二王帝族也位為
王侯與管蔡同管蔡滅嗣二王立後恩已衰矣隱彊異姓也尊
重父祖復存其祀立武庚之義繼祿父之恩方斯亂矣何則並
為帝王舉兵相征貪天下之大絶咸湯之統非聖君之義也承
之惠滂沛也故夫兩露之施內則注於骨肉外則布於他族唐
之晏宴舜之烝烝豈能喻此雖堪之行靖言庸回共工私之稱
薦於堯三苗巧佞之人或言有罪之國鯀不能治水知力極盡
罪皆在身不加於上唐虞放流死於不毛怨惡謀上懷挾叛逆
者事失實誤國殺將罪惡重於四凶尋明加恩則論徙追今上
寬惠還歸州里開闢以來恩莫斯大晏子曰鉤星在房心之間
地其動乎天地動天時非政所致皇帝振畏猶歸於治廣徵賢
良訪求過闕高宗之側身周成之開匱勵能謀此穀登歲平庸
主因緣以建德政頗帝危殆聖哲優者乃立功化是故微病恒
醫皆巧篤劇雨禱乃良建物孟年無妄氣至歲之疾疫也比旱
不雨牛死民流可謂劇矣皇帝敦德後文在官第二句空服肱
國維轉穀振贍民來之餓天下慕德雖危不亂民飢於穀飽於
道德身流在道心思鄉內以故道路無盜賊之跡深幽迫絶無
劫奪之姦以免為宜以因為通五帝三王孰能堪斯哉

驗符篇

永平十一年廬江皖侯國民際有湖皖民小男曰陳尊年
皆十歲以上相與鈞於湖涯挺先鈞尊後往尊明

乎挺曰德爵即歸取竿繩去挺四十涉所見湖泥
黃沒水中爵以為銅也涉水取之滑重不能舉挺望見顧曰
取爵曰是有銅不能舉也挺往助之涉水未特鎮頓衍更為盟
盤動行入深淵中復不見挺爵留顧見如錢等正黃數百千枝
即共掇擐各得滿手走歸示其家爵父國故冤吏宇君賢殺而曰
實所得此爵言其狀君賢曰此黃金也即馳與爵俱往到金處
水中尚多賢自涉水掇取爵挺鄰伍並聞俱競採之合得十餘
斤賢自言於相相言太守太守還吏收取詣門下掾稺躬奉獻
其言得金狀詔書曰如章則可不如章有正法躬奉詔書歸示
太守太守以下思省詔書以為疑隱言之不實尚飾美也即復
因却上得黃金實狀如前章稟等十二年詔書曰賢等得金湖水中郡
收獻訖今不得直詔書下廬江上不畀賢等金直狀郡上財等

所採金自官湖水非賢等私瀆故不與直十二年詔書曰視時
金價畀賢等金直漢瑞非一金出奇怪故獨紀之金玉神寶故
方盛遠方圖物貢金九枝禹謂之瑞鑄以為鼎周之九鼎遠方
出詭異金物色先為酒鐏後為盟盤動行入淵豈不怪哉夏之
之金也人來貢之自出於淵者其實一也皆起盛德為聖王瑞
金玉之世故有金玉之應文帝之時玉杯見金之與玉瑞之最
也金聲玉色人之奇也求昌郡中亦有金馬纖縻大類黍粟在
水涯沙中民採得日重五銖之金一色庇黃土生金土色黃漢
土德也故金化出金有三品黃比見者黃為瑞也圮橋老父遺
張良書化為黃石黃石之精出為符也夫石金之類也質異色
鈞皆土瑞也建初三年零陵泉陵女子傳寶宅土中內生
五本長者尺四五寸短者七八寸莖葉紫色蓋紫

鄧遷門下掾衍盛奉獻皇帝悅懌賜錢衣食詔會
計吏民皆在以奏告示天下天下並聞吏民歡喜盛知漢德
雍瑞應出也四年甘露下泉陵零陵洮陽始安泠道五縣榆柏
梅李葉皆洽溥威委流灑民嗽吮之甘如飴蜜五年芝草復生
泉陵男子周服宅上六本色狀如三年芝并前凡十一本湘水
去泉陵城七里水上聚石曰燕室立臨水有俠山其下岩嶮水
深不測二黃龍見長出十六丈身大於馬槃頭顧望狀如圖中
畫龍龍室丘民皆觀見之去龍可數十步又見狀如駒馬小大
凡六出水遨戲陵上蓋二龍之子也并二龍為八出移一時乃
入宣帝時鳳皇下彭城七七以聞宣帝詔侍中宋翁一七七曰
鳳皇當下京師集於天子之郊乃遠下彭城不可攻無下等宣
帝曰方今天下合為一家下彭城與京師等耳何命可與無下

等乎令左右通經者論難翁一七七窮免冠叩頭謝宣帝之時
與今無異鳳皇之集黃龍之出鈞也彭城零陵遠近同也帝宅
長遠四表為界零陵在內猶為近矣魯人公孫臣孝文臣言漢
土德其符黃龍當見其后黃龍見于成紀成紀之遠猶零陵也
孝武孝宣時黃龍皆出黃龍比出於茲為四漢竟土德也貫誼
創議於文帝之朝云漢色當尚黃數以五為名貫誼智叡之臣
云色黃數五土德當矣芝生於土土氣和故芝生土土爰稼穡
七七作甘故甘露集龍見往世不雙惟景盛時二龍在庭今龍
雙出應夏之數治諧偶也龍出往世其子希出今小龍六頭並
出遨戲象乾坤六子嗣後多也唐虞之時百往率舞今亦八龍
遨戲良久芝草延年仙者所食往世生出不過一二今并前後
凡十一本多獲壽考之徵生育松喬之糧也甘露之降往世一

所今流五縣應土之數德布漢也皇瑞比見其出不空必有象為隨德是應乳于曰知者樂仁者壽皇帝聖人故受帝壽徵生黃為土色位在中央故軒轅德優以黃為號皇帝寬惠德侔黃帝故龍色黃示德不異東方曰仁龍東方之獸也皇帝聖人故仁瑞見井者養育之味也皇帝明招挍嚴究也瑞出必猶嘉士祐至之物也陽見於外皇帝聖明招挍嚴究也瑞出必猶嘉士祐至必依古人也天道自然厥應偶合聖主獲瑞亦出群賢君明臣良庶事以康文武受命力亦周邵也

須頌篇

古之帝王建鴻德者須鴻乙筆之臣褒頌紀載鴻德乃彰萬世乃文問說書者欽明文思以下誰所言也曰篇家也篇家誰也乳于也然則乳于鴻筆之人也自不及詹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也鴻筆之奮蓋斯時也或說尚書曰尚者上也上所為下所書也下者誰也曰臣子也然則臣子書上所為矣問儒者禮言制樂言作何也曰禮者上所制故曰制樂者下所作故曰作天下太平頌聲依方今天下太平矣頌詩樂聲可以作矣傳者不知也故曰拘儒衛乳惺之鳴鉻周臣勸行孝宣帝稱頌川太守黃霸有治狀賜金百斤漢臣勉政夫以人主頌稱臣子臣子當褒君父於義較矣虞氏天下太平變歌舜德宣王惠周詩頌其行召伯之職周歌棠樹是故周頌三十一殷頌五魯頌四九頌四十篇詩人所以嘉上也由此言之臣子當頌明矣儒者謂漢無聖帝治化未太平宣漢之篇論漢已有聖帝治已太平恢國之篇極論漢德非徒實然乃在百代之上表德頌功宣褒主上詩之頌言石臣典也舍其家而觀他人之室忽其父而稱異

人之翁未為德也漢今天下之家也先帝今上民臣之翁也夫
曉主德而頌其美識國奇而恢其功孰與疑暗不能也孔子稱
大哉堯之為君也惟天為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或
年五十繫壤於途或曰大哉堯之德也繫壤者曰吾日出而作
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堯何等力孔子乃言大哉堯之
德也者皆知堯者也涉聖世不知聖主是則盲者不能別青黃
也知聖主不能頌是則喑者不能言是非也然則方今盲喑之
儒與唐繫壤之民同一才矣夫孔子及唐人言大哉者知堯德
蓋堯盛也繫壤之民云堯何等力是不知堯德也夜舉燈燭光
曜所及可得度也日照天下遠近廣狹難得量也浮於淮濟皆
知由折入東海者不曉南北故夫廣大（一人有廣大字）從橫難數極深
深揭厲難測漢德鄧廣日光海外也知者知之不知者不知

盛也漢家著書多上及殷周諸子並作皆論他事無褒頌之言
論衡有之又詩頌國名周頌與杜撫固所上漢頌相依類也宣
帝之時畫圖漢列士或不在於畫上者子孫恥之何則父祖不
賢故不畫圖也夫頌言非徒畫文也如千世之後讀經書不見
漢美後世惟之故夫古之通經之臣紀主令功記於竹帛頌上
令德刻于鼎銘文人涉世以此自勉漢德不及六代論者不德
之故也地有丘陵故有高平或以鑪鉡平而美之為平地矣世
見五帝三王為經書漢事不載則謂五三優於漢矣或以論為
鑪鉡損三五少豐滿漢家之下豈徒並為平哉漢將為立五三
轉而為陵矣湖池非一廣從同也樹竿測之深淺可度漢與百
代俱為主也實而論之優劣可見故不樹長竿不知深淺之度
無論衡之論不知優劣之美漢在百代之末上與百代料德湖

池相與比也無鴻筆之論不免庸匕之名論好稱古而毀今恐
漢將在百代之下豈徒同哉識者行之迹也識之美者成宣也
惡者林厲也成湯遭旱周宣亦然匕而成湯加成宣王言宣無
妄之災不能動政臣子累謝不失實也由斯以論堯匕亦美識
也時亦有洪水百姓不安猶言堯者得實考也夫一字之識尚
猶明主況千言之論萬文之頌哉船車載人軌與其徒多也素
車朴船軌與加漆米畫也然則鴻筆之人國之船車來畫也懷
無彊夫穀粟不登國無彊文德闇不彰漢德不休亂任百代之
間彊筆之儒不著載也高祖以來著書者不講論漢司馬長卿
為封禪書文約不具司馬子長紀皇帝以至孝武揚子雲錄宣
帝以至哀平陳平仲紀光武班孟堅頌孝明漢家功德頗可觀
見今上即命未有褒載論衡之人為此畢精故有齊世宣漢欤

國驗符龍無雲雨不能參天鴻筆之人國之雲雨也載國德於
傳書之上宣昭明於萬世之後厥高非徒參天也城墻之土平
地之壤也人加築蹈之力樹立臨池國之功德崇於城墻文人
之筆勁於築蹈聖王德盛功立莫不褒頌紀載奚得傳馳流去
無彊乎人有高行或譽得其實或欲稱之不能言或謂不善不
肯陳一斷此三者孰為賢五三之際於斯為盛孝明之時衆
瑞並至百官臣子不為少矣唯班固之徒稱頌國德可謂衆得
其實矣頌文譎以奇彰漢德於百代使帝名如日月孰與不能
言言之不美善哉秦始皇東南遊升會稽山李斯刻石紀頌帝
德至琅琊亦然秦無道之國刻石文世觀讀之者見堯舜之美
由此言之須頌明矣當今非無李斯之才也無從升會稽歷琅
琊之階也絃歌為妙異之曲坐者不曰善絃歌之人必怠不精

何則妙異難為觀者不知善也聖國揚妙異之政衆臣不頌將順其美安得所施哉今方板之書在竹帛無主名所從生出見者忽然不御服也如題曰甲某子之方若言已驗嘗試人爭刻寫以為珍祕上書於國記奏於郡鄉薦士吏稱術行能章下記出士吏賢妙何則章表其行記明其才也國德溫熾莫有宣褒使聖國大漢有庸庸之名外在俗儒不實論也古今聖王不絕則其符瑞亦宜累屬符瑞之出不同於前或時已有世無以知故有講瑞俗儒好長古而短今言瑞則湮前而薄後是應實而定之漢不為少漢有實事儒者不稱古有虛美誠心然之信久遠之偽忽近今之實斯蓋三增九虛所以成也能聖實聖所以興也儒者稱聖過實稽合於漢漢不能及非不能及儒者之說使難及也實而論之漢更難及穀孰歲平聖王因緣以立功

化故治期之篇為漢激發治有期亂有時能以亂為治者優已者有之建初孟年無妄氣至聖世之期也皇帝執德救備其災故順鼓明雩為漢應變是故災變之至或在聖世時旱禍湛為論災是故春秋為漢制法論衡為漢平說從門應庭聽堂室之言什而失九如升至門室百不失一論衡之人在古荒流之地其遠非從門庭也日刻徑重千里人不謂之廣者遠也望夜甚雨月光不暗人不睹曜者隱也聖者垂日月之明遂在中州隱於百里遥聞傳授不實形耀不實難得論詔書到計吏至乃聞聖政是以褒功失立山之積頌德遺膏腴之美使至臺閣之下蹈班賈之跡論功德之實不失毫釐之微武王封比干之墓孔子顯三累之行大漢之德非直比干三累也道立國表路出其下望國表者昭然知路漢德明著莫立邦表之言故浩廣之德

未光於世也

佚文篇

孝武皇帝封弟為膠東康王壞孔子宅以為宮得佚尚書百篇禮三百春秋三十篇論語二十一篇閭丘子傳之以教齊人言武帝武帝遣吏發取古經論語此時皆出經傳也而有閭丘之傳閭丘之學出於齊魯之間齊魯之間頗有古文尚書禮樂得閭之祥也當傳於漢寢藏墻壁之中恭王閼之聖王感動絃歌之象此則古文不當掩漢俟以絃歌之聲文當興於漢喜樂得閭之祥也當傳於漢寢藏墻壁之中恭王閼之聖王感動絃歌之象此則古文不當掩漢俟以為待也孝成皇帝讀百篇尚書博士即吏莫能曉知徵天下能為尚書者東海張霸通左氏春秋案百篇序以左氏訓詁造作百二篇具成奉上成帝出祕尚書以考校之無一字相應者成帝下霸於吏吏嘗器辜大不謹敬成帝奇霸之才赦其辜亦不減其經故百二尚書傳在民閒孔子曰才難能推精思作經百篇才高早謫希有之人也成帝赦之多其文也雖效非實欲令篇句依倚辜類有似真是故不燒滅之疏一積相遺以書書十數亂奏記長吏文成可觀讀之滿意百不能一張霸挺精思至於百篇漢世實類成帝赦之不亦宜乎揚子山為郡上計吏見三府為哀牢傳不能成歸郡作上孝明奇之徵在蘭臺天以三府掾吏叢積成才不能成一篇子山成之上覽其文子山之傳豈必審是傳聞依為之有狀會三府之士終不能為子山為之斯須不難成帝赦張霸豈不有以哉孝武之時詔百官對策董仲舒策文最善王莽時使即吏上奏劉子駿章尤美善不空才高知深之驗也易曰聖人之情見於辭文辭美惡足以觀才永平中神雀群集孝明詔上爵頌百官頌上文皆比禹石唯班固賈逵傳毅楊終侯諷五頌金玉孝明覽焉大以百官之衆即

吏非一唯五人文善非奇而何孝武善枎子雲出入遊獵子雲秉從使長卿桓君山子雲作吏書所不能盈牘文所不能成句則武帝何會成歸魯欲故曰玩枎子雲之篇樂於君千石之官挾桓君山之書富於積猗頓之才韓非之書傳在秦庭始皇歎曰獨不得與此人同時陸賈新語每奏一篇高祖左右稱曰萬歲夫嘆思其人與喜稱篇歲豈可空漢哉誠見其美懽氣發於內也候氣變者於天不於地天文明也衣裳在身文着於衣不在於裳衣法天也察長理者左右不觀左文明也占左右不觀左文服也易曰大人虎變其文炳君子豹變其文蔚又曰觀乎天文觀乎人文此言天人以文為觀大人君子以文為操也高祖在毋身之時息於澤陂蛟龍在上龍鱗玄耀炁起楚漢軍氣成五采時

入咸陽五星聚東井星有五色天或者憎秦滅其文書欲漢興之故先受命以文為瑞也惡人操意前後乖為始皇前歎韓非之書後感李斯之議燔五經之文設挾書之律五經之儒抱經隱匿伏生之徒竄藏土中殄賢聖之文厥辜深重嗣不及孫李斯創議身伏五刑漢興易亡秦之執削李斯之跡高祖始令陸賈造書未與五經惠景以至元成經書益修漢朝郁乙厥語所興修存未詳孝明世好文人並徵蘭臺之官文雄會聚今上即令詔求亡失購募以金安得有好文之聲唐虞既遠所在書散殷周頗近諸子存焉漢興以來傳文浸還以所聞見伍唐虞而什殷周煥炳郁乙莫盛於斯天晏暘者星辰曉爛人性奇者掌文藻炳漢今為盛故文繁奏也孔子曰文王既歿文不在茲乎

文王之文傳在孔子孔子為漢制文傳在漢也受天之文文人宜遵五經六藝為文諸子傳書為文造論著說為文上書奏記為文七德之操為文立五文在世皆當賢也造論著說之文尤宜勞焉傳則發胷臆中之思論世俗之事非徒諷古經續故文也論發胷臆文成手中非說經藝之人所能為也周秦之際諸子並作皆論他事不頌主上無益於國無補於化造論之人頌上恢國七業傳在千載主德參貳日月非適諸子書傳所能立也上書陳便宜奏記薦吏士一則為身二則為人繁文麗辭無上書文德之操治身完行徇利為私無為主者夫如是五文之中論者之文多矣則可尊貴矣孔子周之文人設生漢世亦稱漢周之德其可謂至德已矣孔子稱周曰唐虞之際於斯為盛之至德矣無他王兩越倍主戚不從漢制箕踞椎鬠流涕夷俗陸賈動以漢德懼以帝威心覺醒悟踧然起坐世傳之愚有趙他之惑漢文之陳陸賈之說觀見論者將有踧然起坐世傳名家諸喬木知舊都漢文在國聖世之徵也孟子相人以牟子焉心清則牟子瞭察瞭察者見文瞭也夫侯國占人同一實也國君聖而文人聚人心惠而見多采蹈文錦於泥塗之中間見之者莫不痛心知文錦之可惜不知文人之當尊不通類也夫文人文章豈異徒調墨弄筆為美麗之觀哉載人之行傳人之名也善人願載恩勉為善邪惡人載力自禁裁然則文人之筆勸善懲惡也論法所以章善即以著惡也加一字之證人猶勸懲聞知之者莫不自勉況極筆墨之力定善惡之實言行畢載文必千數傳流於萬歲為毋青故可尊也楊子雲作法言蜀當人賈

錢十萬願載於書寧雲不聽夫富無仁義之行閭中之鹿欄中之牛也安得妄載班叔皮續太史公書載鄉里人以為惡戒邪人枉道繩墨祈隱安得避諱是故子雲不為財勸叔皮不為恩撓文筆之文獨已公矣賢聖定意於筆筆集成文文具情顯後人觀之見次正邪安宜妄記足蹈於地跡有好醜文集於禮志有善惡故夫占跡以睹足觀文以知情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論衡篇以十數亦一言也曰疾虛矣

論死篇

世謂死人為鬼有知能害人試以物類驗之死人不為鬼無知不能害人何以驗之以物人物也物亦物也物死不為鬼人死何故獨能為鬼世能別人物不能為鬼則為鬼不為鬼尚難分明如不能別則亦無以知其能為鬼也人之所以生者精氣也死而精氣滅滅而形骸朽朽而成灰土何用為鬼人無耳目則無所知故聾盲之人比於草木夫精氣去人豈徒與無耳目同哉朽則消亡羌忽不見故謂之鬼神人見鬼神之形故非死人之精也何則鬼神羌忽不見之名也人死精神升天骸骨歸土故謂之鬼鬼者歸也神者羌忽無形者也或說鬼神陰陽之名也陰氣逆物而歸故謂之鬼陽氣導物而生故謂之神神者伸也申復無已終而復始人用神氣生其死復歸神氣陰陽稱鬼神人死亦稱鬼神氣之生人猶水之為冰也水凝為冰氣凝為人冰釋為水人死復神其名為神也猶冰釋更名水也人見名異則謂有知能為而害人無據以論之也人見鬼若生人之形故知非死人之精也何以效之以雲霧粟米在

囊中若粟在囊蒲盛堅彊立樹可見人瞻望之則知其為粟米
囊橐何則囊橐之形其容可察也如囊穿米出橐敗粟棄則囊
橐委辟人瞻望之弗復見矣人之精神藏於形體之內猶粟米
在囊橐之中也死而形體朽精散猶囊橐穿敗粟米棄出也粟
米棄出囊橐無復有形精氣散亡何能復有體而人得見之乎
禽獸之死也其肉盡盛橐皮毛尚在制以為裘人望見之似禽獸
之形故世有衣狗裘為狗盜者人不覺知假狗之皮毛故人不
意疑也今人死皮毛朽敗雖精氣尚在神安能所假此形而以
行見乎夫死人不能假生人之形以見猶生人不能假死人之
魂以亡矣六畜能變化象人之形者其形尚生精氣尚在也如
死其形腐朽雖虎兕勇猩不能復化禽公平哀病化為虎亦以
未死也世有以生形轉為生者矣未有以死身化為生象者也
天地開闢人皇以來隨壽而死若中年夭亡以億萬數計今人
之數不若死者多如人死輒為鬼則道路之上一步一鬼也人
且死見鬼宜見數百千萬滿堂盈廷填塞巷路不宜徒見一兩
人也人之兵死也世言其血為燐血者生時之精氣也人夜行
見燐不象人形渾沌積聚若火光之狀燐死人之血也其形不
類生人之血也其形不類生人之形精氣去人何故象人之體
人見鬼也皆象死人之形則可疑死人為鬼或反象生人之形
病者見鬼云甲來甲時不死氣象甲形如死人為鬼病者何故
見生人之體乎
天地之性能更生火不能使滅火復燃能更生人不能令死人
復見能使滅滅更為燃火吾乃頗疑死人能復為形案火滅不
能復燃以況之死人不能復為鬼明矣夫為鬼者人謂死人之

精神如審鬼者死人之精神則人見之宜徒見裸袒之形無為見衣帶被服也何則衣服無精神人死與形體俱朽何以得貫穿之乎精神本以血氣為主血氣常附形體形體雖朽精神尚在能為鬼可也今衣服絲絮布帛也生時血氣不附着而亦自無血氣敗朽遂已與形體等安能自若為衣服之形由此言之見鬼衣服象之則形體亦象之矣象之則知非死人之精神也夫死人不能為鬼則亦無所知矣何以驗之以未生之時無所知也人未生在元氣之中既死復歸於氣元氣蕩忽人氣在其中人未生無所知其死歸無知之本何能有知乎人之所以聰明智惠者以含五常之氣也五常之氣所以在人者以五藏在形中也五藏不傷則人智惠五藏有病則人蕩忽蕩忽則愚病矣人死五藏腐朽腐朽則五常無所託矣所用藏智者已敗矣所用為智者已去矣形須氣而成氣須形而知天下無獨燥之火世間安得有無體獨知之精火之死也其猶夢也夢者殄之次也殄者死之比也人殄不悟則死矣案人殄復悟死從來者與夢相似然則夢殄死一實也人夢不能知覺時所作猶死一實也人夢不能知覺時所作猶死不能識生時所為矣人言談有所作於卧人之旁卧人不能知猶對死人之棺為善惡之事死人不能復知也夫卧精氣尚在形體尚全猶無所知況死死人精神消亡形體朽敗乎人為人所殴傷詣吏告苦以語人有知之故也或為人所殺則不知何人殺也或家不知其尸所在使死人有知必恚人之殺已也當能言於吏旁告以賊主名若能歸語其家告以尸之所在今則不能無知之效也世間死者今生人殄而用其言及巫叩元絃下死人魂因巫口談皆誇誕之言也如不誇誕物之精神為之象也

或曰不能言也夫不能言則亦不能知矣知用氣言亦用氣焉
人之未死也智惠精神定矣病則惛亂精神擾也夫死病之甚
者也病死之微猶惛亂況其甚乎精神擾自無所知況其散也
人之死猶火之滅也火滅而燿不照人死而知不惠二者門同
一實論者猶謂死有知惑也人病且死與火之且滅何以異火
滅光消而燭在人死精亡而形存謂人死有知是謂火滅復有
光也隆冬之月寒氣用事水凝為冰踰春氣温冰釋為水人生
於天地之間其猶冰也陰陽之氣凝而為人年終壽盡死還為
氣夫春水不能復為冰死魂安能復為形妬夫娼妻同室而處
淫亂失行忿怒鬬訟夫死妻更嫁妻死夫更娶以有知驗之宜
大忿怒今夫妻死者寂寞無聲更嫁娶者平忽無禍無知之驗
也

孔子葬母於防既而雨甚至防墓崩孔子聞之泫然流涕曰古
者不修墓遂不復修使死有知必悲人不修也孔子知之宜輒
修墓以喜魂神然而不修聖人明審曉其無知也枯骨在野時
嗚呼有聲若夜聞哭者謂之死人之音非也何以驗之生人所
以言語呼呵者氣活口喉之中動搖其舌張歙其口故能成言
聲猶吹簫笙簫望折破氣越不括手無所弄則不成音夫簫笙
之管猶人之口喉也手弄其孔猶人之動舌也人死口喉腐敗
舌不復動何能成言然而枯骨時呻嗎者人骨自有能呻嗎者
焉或以為秋也是與夜鬼哭無以異也秋氣為呻嗎之變自有
所為依倚死骨之側人則謂之骨尚有知呻嗎於野草澤暴體
以千萬數呻嗎之聲宜步屬焉夫有能使枣言者言枣有言者
死能復使之言言者亦不能復使之言猶物生以青為氣或亦

之也物死青者去或奪之也子之物青奪之青去後不能復
予之青物亦不能復自青聲色俱通並稟於天青青之色猶稟
聚之聲也死物之色不能復青獨為死人之聲能復自言惑也
人之所以能言語者以有氣力也氣力之盛以能飲食也飲食
損減則氣力衰衰則聲音嘶困不能食則口不能復言夫死困
之甚何能復言或曰死人欲得食氣故能言夫死人之精生人
之精也使生人不飲食而徒以口欲得食之氣不過三日則餓
死失或曰死人之精神於生人之精故能歆氣為音夫生人之
精在於身中死則在於身外死之與生何以殊身中身外何以
異取水實於大盎中盎破水流地地水何異於盎之水乎地水
不異於盎中之水身外之精何故殊於身中之精人死不為鬼
無知不能語言則不能害人矣何以驗之夫人之怒也用氣其
害人用力用力須筋骨而彊彊則能害人忿怒之人呴呼於人
之旁口氣噴射人之面雖勇如賁育氣不害人使舒手而擊與
足而蹶則所擊蹶無不破折夫死骨朽筋力絕手足不舉雖精
氣尚在猶呴吁之時無嗣助也何以能害人也凡人與物所以
能害人者手臂把刃爪牙堅利之故也今人死手臂朽敗不能
復持刃爪牙墮落不能復嚙齧安能害人兒之始生也手足具
成手不能搏足不能蹶蹶一有字者氣適疑成未能堅彊也由此言
之精氣不能堅彊審矣氣為形體形體微弱猶未能害人況死
氣去精神絕微弱手安能害人寒骨謂能害人者邪死人之氣
不去邪何能害人雞卵之未孚也鴻溶於竅中潰而視之若水
之形良雌偃伏體方就成之後能啄蹶之夫人之死歸溷
溶之時溷溶之氣安能害人人之所以勇猛能害人者以飲食

也飲食飽足則彊壯勇猛彊壯勇猛則能害人矣人病不能飲
食則身羸弱羸弱困甚故至於死疾病之時仇在其旁不能咄
叱人盜其物不能禁奪羸弱困劣之故也夫死羸弱困劣之甚
者也何能害人有雞犬之畜為人所盜竊雖快無勢之人莫不
忿怒忿怒之極至相賊滅敗亂之時人將啖食者使其神有知
宜能害人身貴於雞犬已死於見盜忿怒於雞犬無怨於食已
不能害人之驗也蝉之求蛻也為復育已蛻也去復育之體更
為蝉之形使死人精神去形體若蝉之去復育乎則夫為蝉者
不能害為復育者夫蝉不能害復育死人之精神何能害生人
之身要者之義疑惑言要者精神自止身中為吉凶之象或言
精神行與人物相更今其審止身中死之精神亦將復然今其
審行人要傷殺人要殺傷人若為人所復殺明日視彼之身銘
已之所無與刃劍傷之驗夫要用精神精神死之精神也要之
精神不能害人死之精神安能為害火哉而釜沸也止而氣歇
以火為主也精神之怒也乃能害人不怒不能害人火猛竈中
釜湯氣烝精怒胷中力盛身熱令人之將死身體涼涼益清已
甚幾以死亡當死之時精神不怒身亡之後猶湯之離釜也安
能害人物與人通人有癡狂之病如知其物然而理之病則愈
矣夫物未死精神依倚形體故能變化夫人之精神猶物之精神也
能精神散亡無所復依不能變化夫人之精神猶物之精神也
物生精神為病其死精神消亡人與物同死而精神亦滅安能
為害禍欲謂人貴精神有異成事物能變化人則不能是反人
精神不若物已精奇於人也水火燒溺先能害人者皆五行之
物金傷人木毆人土壓人水溺人火燒人使人死精神為五行

之物乎害人不為乎不能害人不為物則為氣矣氣之害人者
太陽之氣為毒者也使人死其氣為毒乎害人不為乎不能害
人夫論死不為鬼無知不能害人則夫所見鬼者非死人之精
其害人者非其精所為明矣

新刊王充論衡卷之十

死偽篇

傳曰周宣王殺其臣杜伯而不辜宣王將田於圃杜伯起於道
左執彤弓而射宣王宣王伏韔而死趙簡公殺其臣莊子義而
不辜簡公將入於桓門莊子義起於道左執彤杖而擊之斃於
車下二者死人為鬼之驗鬼之有知能害人之效也無之柰何
曰夫人萬物之中物死不能為鬼人死何故獨能為鬼如以人
貴能為鬼則死者皆當為鬼杜伯莊子義何獨為鬼也如以被
非辜者能為鬼世間臣子被非辜者多矣比干子胥之輩不為
鬼夫杜伯莊子義無道怨恨報殺其君罪莫大於弒君則夫死
為鬼之尊者當復誅之非杜伯莊子義所敢為也凡人相傷憎
其生惡見其身故殺而亡之見殺之家諸更從其仇仇人亦惡

見之生死異路人鬼殊處如杜伯莊子義怒宣王簡公不宜殺也當復為鬼與已合會人君之威固嚴人臣營衛卒使固多衆兩臣殺二君二君之死亦當報之非有知之深計憯惡之所為也如兩臣神宜知二君死當報也如不知也則亦不神不神胡怯害人世多似是而非虛偽類真故杜伯莊子義之語往往而存

晉惠公改葬太子申生秋其僕狐突適下國遇太子太子使登僕車而告之曰夷吾無禮余得請於帝矣將以晉界秦秦將祀余狐突對曰臣聞之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君祀無乃殄乎且民何罪失刑乏祀君其圖之君曰諾吾將復請七日新城西偏巫偏將有巫者而見我焉許之遂不見及期狐突之新城西偏巫者之舍復與申生相見申生告之曰帝許罰有罪矣豫之於韓

真後四年惠公與秦穆公戰於韓地為穆公所獲竟如其言非神而何曰此亦杜伯莊子義之類何以明之夫改葬私怨也上帝公神也以私怨爭於公神何肯聽之帝許以晉界秦狐突以為不可申生從狐突之言是則上帝許申生非也神為上帝不若狐突必非上帝明矣且臣不敢求私於君者君尊臣卑不敢以非于也申生比於上帝豈徒臣之與君哉恨惠公之改葬于上帝之尊命非得所為也驪姬譖殺其身惠公改葬其尸葬之惡微於殺人惠公之罪輕於驪姬驪姬請罰惠公不請殺驪姬是則申生憎改葬不怨見殺也秦始皇用李斯之議燔燒詩書後人又坑儒博士之然不下申生坑儒之惡痛於改葬然則秦之死儒不請於帝見形為鬼諸生會音以始皇無道李斯無狀周武王有疾不豫周公請命設三壇同一墠植璧秉圭乃告于

太王王季文王史乃策祝辞曰予仁若考多才多藝不能事鬼神乃元孫某不若旦多才多藝不能事鬼神能事鬼神者謂三王也即死人無知不能為鬼神周公聖人也聖人之言審則得幽冥之實得幽冥之實則三王為鬼神明矣曰實入能神乎不能神也如神宜知三王之心不宜徒審其為鬼也周公請命史策告祝祝畢辞已不知三王所以與不乃卜三龜三龜皆吉然後乃喜能知三王有知為鬼不能知三王許已與不須卜三龜乃知其實定其為鬼須有所問然后知之死人有知無知與其許人不許人一實也能知三王之必許已則其謂三王為鬼可信也如不能知謂三王為鬼猶世俗之人也與世俗同知則死人之實未可定也且周公之請命用何得之以至精得之乎以辭正得之也如以至誠則其請之銳精誠致鬼神不顧辞之是非也董仲舒請雨之法設土龍以感氣夫土龍非實不能致雨仲舒用之致精誠不顧物之偽真也然則周公之請命猶仲舒之請雨也三王之非鬼猶聚土之非龍也

晉荀偃伐齊不卒事而還瘧疽生瘍於頭及著雍之地病目出卒而視不可含豈宣子浣而撫之曰事吳敢不如事主猶視宣子睹其不瞑以為恨其子吳也人情所恨莫不恨子故言吳以撫之猶視者不得所恨也欒懷子曰其為未卒事於齊故也乎乃復撫之曰主苟死所不嗣事于齊者有如何乃瞑受含伐齊不卒荀偃所恨也懷子得之故目瞑受含宣子失之目張口噤曰荀偃之病卒苦目出目出則口噤口噤則不可含新死氣盛本病苦目出宣子撫之早故目不瞑口不閉少久氣衰懷子撫之故目瞑口受含此自荀偃之病非死精神見恨於口目也凡

人之死皆有所恨志士則恨義事未立學士則恨問多不及農夫則恨耕未畜穀商人則恨貨財未殖仕者則恨官位未極勇者則恨材未優天下各有所欲乎然而各有所恨必有目不瞑者為有所恨夫天下之人死皆不瞑也且死者精魂消索不復聞人之言不能聞人之言是謂死也雖形更自為鬼立於人傍雖人之言已與形絕安能復入身中瞑目閨口乎能入身中以尸示恨則能不免與形相守案世人論死請其精神有若能更以精魂立形見面使尸若生人者誤矣楚成王廢太子商臣欲立王子職商臣聞之以宮甲圍王王請食熊蹯而死弗聽王縊而死謚之曰靈不瞑曰成乃瞑夫為靈不瞑為成乃瞑成王有知之效也謚之曰靈心恨故目不瞑更謚曰成一有心字乃瞑精神聞人之議見人變易其謚故喜目瞑本不病目人不撫慰目自翕張非神而何曰此復荀偃類雖不病目亦不空張成王於時謚死氣尚盛新絕目尚開因謚曰靈少久氣衰曰適欲瞑連更曰成目之視瞑與謚之為靈偶應也時人見其應成乃瞑則謂成王之魂有所知則宜終不瞑也何則太子殺己大惡也加謚為靈小過也不為大惡懷怨反為小過有恨非有神之效見示告人之驗也夫惡謚非靈則厲也紀於竹帛為靈厲者多矣其尸未斂之時未皆不瞑也豈世之死君不惡而獨成王憎之哉何其為靈者眾不瞑者寡也

鄭伯有貪侵而多欲子晳好在人上二子不相得子晳攻伯有伯有出奔駟帶率國人以伐之伯有死其後九年鄭人相驚以伯有曰伯有至矣則皆走不知所彼後歲人或夢見伯有介而行曰壬子余將殺段也及壬子之日

駟帶卒國人益懼後至壬寅日公孫段又卒國人愈懼子產為之立後以撫之乃止矣伯有見夢曰壬子余將殺帶壬寅又將殺段及至壬子伯有殺駟帶卒至壬寅公孫段死其後子產適晉趙景子問曰伯有猶能為鬼乎子產曰能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用物精多則魂魄強是以有精爽至於神明匹夫匹婦強死其魂魄猶能憑依人以為淫厲況伯有我先君穆公之胄子良之孫子耳之子弊邑之卿從政三世矣鄭雖無腆抑諺曰蕞尔小國而三世執其政柄其用物弘矣取精多矣其族又大所憑厚矣而強死能為鬼不亦宜乎伯有殺駟帶公孫段不先日期神審之驗也子產立其後而止知鬼神之操也知其操則知其實矣實有不空故對問不疑子產智人也知物審矣知死者無知何以能殺帶與段如不能為鬼子產何以不疑曰與伯有為怨者子皆也子皮攻之伯有辭駟帶乃率國人遂伐伯有公孫段隨駟帶不造本辭其惡徵小殺駟帶不報子皆公孫段惡徵與帶俱死是則伯有之魂無知矣為鬼報仇輕重失宜也且子產言曰彊死者能為鬼何謂彊死謂伯有命未當死而人殺之邪將謂伯有無罪而人冤之也如謂命未當死而人殺之未當死而死者多如謂無罪人冤之被冤者亦非一伯有彊死能為鬼此子子皆不為鬼春秋之時弒君三十六君為所弒可謂彊死矣典長一國用物之精可謂多矣繼體有土非真三世也貴為人君非與卿位同也始封之祖必有穆公子良之類也以至尊之國君受亂臣之弒禍其魂魄為鬼必明於伯有報仇殺雖禍繫於帶段三十六君無為鬼者三十六臣無見報者如以伯有無道其神有知世間無道莫如桀紂桀紂誅死魂不能為

鬼然則子產之說因成事者也見伯有彊死則謂彊死之人能為鬼子產云不彊死為鬼者則將云不彊死之人能為鬼如有不彊死為鬼者則子產之說因成事者也見伯有彊死則謂彊死之人能為鬼子皙在鄭與伯有何異死與伯有何殊俱以無道為國所殺伯有能為鬼子皙不能彊死之說通於伯有亦未可是也伯之語也杜伯未可然伯有亦未可是也

秦桓公伐晉次于輔氏晉侯治兵于稷以略瞿土立黎侯而還及魏顆敗秦師于輔氏獲杜回杜回秦之有力人也初魏武子有嬖妾無子武子疾命顆曰必以是為殉及武子卒顆不殉妾人或難之顆曰疾病則亂吾從其治也及輔氏之役魏顆見老人結草以亢杜回杜回躓而顛故獲之夜夢見老父曰余是所嫁婦人之父也爾用先人治命是以報汝夫嬖妾之父猶知魏顆之德故見體為鬼結草助戰神曉有知之效驗也曰夫婦人之父能知魏顆之德為鬼見形以助其戰必能報其生時所善殺其生時所惡矣凡人交遊必有厚薄厚薄當報猶婦人之當謝也今不能報其生時所厚獨能報其死後所善非有知之驗能為鬼之效也張良行泗水上老父授書光武困厄河北老人教誨命貴時言當遇福喜之應驗也魏顆當獲祉回戰當有功故老妖豪結草於路人者也

王季葬於滑山之尾棄水擊其墓見棺之前和文王曰嘻先君必欲一見群臣百姓也夫故使棄水見之於是也而為之張朝而百姓皆見之三日而后更葬文王聖人也知道事之實見王季棺見知其精神欲見百姓故出而見之曰古今帝王死葬地地中有以千萬數無欲復出見百姓者王季何為獨然河泗之濱丘冢非一水湍崩壞棺柩霧見不可勝數皆欲復見百姓者

乎欒水擊滑山之尾循河泗之流洒濱者也文王見棺和露慟然悲恨當先君欲復出乎慈孝昔之心幸冀之意賢聖惻怛不暇思論推生況死故復改葬世俗信賢聖之言則謂王季欲見百姓者也齊景公將伐宋師過太山公冕二丈人立而怒其盛公告晏子晏子曰是宋之先湯與伊尹也公疑以為泰山神晏子曰公疑之則與請言湯伊尹之狀湯皆以長順以髯銳上而豐下據身而拊聲公曰然是已伊尹黑而短蓬而髯豐上而銳下傴身而下聲公曰然是已今奈何晏子曰夫湯太甲武丁祖已天下之盛君也不宜無後今唯宋耳而公伐之故湯伊尹怒請散師和於宋公不用終伐宋軍果敗夫湯伊尹有知惡景公之伐宋故見冕盛怒以禁止之景公不止軍果不吉曰夫景公亦曾冕見彗星其時彗星不出果不吉曰夫然而冕見之者見彗星是其實亦非也或時景公軍敗不吉之象也晏子曰夢明言湯伊尹之形景公順晏子之言然而是之秦并天下絕伊尹之後遂至於今湯伊尹不祀何以不怒乎

鄭子產聘於晉侯有疾韓宣子逆客私焉曰宣君寢疾於今三月也並走群望有加而無廖今夢黃熊入於寢門其何厲鬼也對曰以君之明子為大故其何厲之有昔堯殛鯀于羽山其神為黃能以入于羽淵實為夏郊三代祀之晉為盟主其或者未之祀乎韓子祀夏郊晉侯有間黃能鯀之精神晉侯不祀故入寢門晉知而祀之故疾有間非死人有知之驗乎夫鯀殛於羽山人知也神為黃能入于羽淵人何以得知之使若魯公牟哀病化為虎在故可實也今鯀逐殛於羽山人不與之處何能知之且文曰其神為能是死也死而魂神為黃能非人所得知也

人死世謂鬼象生人之形見之與人無異然猶非死人之神
況能非人之形不與人相似乎審鯀死其神為黃熊則能
其神亦或時為人人夢見之何以知非死禽獸之神也信黃熊
謂之鯀神又信所見之鬼以為死人精也此人物之精未可定
黃能為鯀之神未可審也且夢象也吉凶且至神明示象熊羆
之占自有所為使鯀死其神審為黃能夢見黃熊必鯀之神乎
諸侯祭山川設晉侯夢見山川何復不以祀山川山川自見乎
人病多惑夢見先祖死人來立其側可復謂先祖死人求食故
來見形乎人夢所見更為他占未必以所見為實也何以驗之
夢見生人明日問所見之人不與已相見夫所夢見之人不與
已相見則知鯀之黃熊不入寢門不入則鯀不求食不求食則
晉侯之疾非廢夏郊之禍非晉侯有間非祀夏郊之福也無福之實則無有知之驗矣亦猶淮南王劉安坐謀
反而死世傳以為仙而升天本傳之虛子產聞之亦不能實論
晉侯之疾適當自衰子產連言黃能之占則信黃能鯀之神矣
高皇帝以趙王如意為似我而欲立之呂后恚恨後酖殺趙王
其後呂后出見蒼犬噬其左腋怪而卜之趙王如意為祟遂病
腋傷不愈而死蓋以如意精神為蒼犬見變以報其仇也曰勇
自忿怒交刃而戰負者被創仆地而死目見彼之中已死後其
神尚不能報呂后酖如意時身不自往使人飲之不如其為酖
毒憤不知殺已者為誰安能為祟以報呂后使死人有知恨者
莫過高祖高祖愛如意而呂后殺之高祖魂怒宜如雷霆呂后
之死宜不旋日豈高祖之精不若如意之神將死後憎如意善
呂后之殺也

丞相武安侯田蚡與故大將軍灌夫杯酒之恨事至十閒灌夫繫獄竇嬰救之勢不能免灌夫嘗與其坐法嘗與嬰誅死其後田蚡病甚號曰諾諾使人視之見灌夫嘗與其坐法嘗與嬰誅死其後田蚡病不衰遂至死曰相殺不一人也殺者後病不見所殺田蚡見所殺田蚡獨然者心負性恨病亂妄見也或時見他鬼而占鬼之人聞其往時與夫嬰爭欲見神審之名見其狂諾亡則言夫嬰坐其側矣淮陽都尉尹齊為吏酷虐及死怨家欲燒其尸亡去歸葬夫有知故人且燒之也神故能亡去曰尹齊亡神也有所應秦時三山亡周末九鼎淪必以亡者為神三山九鼎有知也或時吏知然家之謀竊舉持亡懼怨家怨已云自去凡人能亡足能步行也今死血脉斷絕足不能復動何用亡去哉其尸亡去越燒類一僇也胥越一勇也子胥彭越不能避烹亡類獨謂尸

齊能歸葬朱賓之言不驗之語也

亡新改葬元帝傳后發其棺取玉柙印璽奚定陶以民禮葬之發棺時臭聞一本作燻于天洛陽丞臨棺聞臭而死又改葬禮卑又猶奪珍王丁后火從藏中出燒殺吏士數百人夫改葬禮卑又猶奪珍物二恨怨故為臭出火以中傷人曰臭聞於天多藏食物腐朽猥發人不能堪毒憤而未為怪也火出於藏中者怪也非丁后之神也何以驗之改葬之恨軌與掘墓盜財物也義亂之時掘丘墓取衣物者以千萬數死人必有知人奪其衣物保其尸骸時不能禁後亦不能報此尚微賤未足以言秦始皇葬於驪山二世末天下盜賊掘其墓不能出見為火以殺一人貴為天子不能為神尸傳婦人安能為神尸傳之神誤矣以為丁傳之神誤矣安能為怪變神非一發起殊焉見火閒臭

衛靈公將之晉至濮水之上夜聞鼓新聲者說之使人問之左右皆報弗聞召師消而告之曰有鼓新聲者使人問左右盡報弗聞其狀似鬼子為我聽而寫之師消曰諾因靜坐撫琴而寫之明日報曰臣得之矣然而未習請更宿而習之靈公曰諾因復宿明日乙習遂去之晉上平公觴之施夷之臺酒酣靈公起曰有新聲願請奏以示公公曰善乃召師消令坐師曠之旁援琴鼓之未終曠撫而止之曰此亡國之聲不可遂也平公曰此何道出師曠曰此師延所作湣聲與紂為靡上之樂也武王誅紂懸之白旄師延東走至濮水而自投故聞此聲者必於濮水之上先聞此聲者其國削不可遂也平公曰寡人好者音也子其遂之師消鼓罷平公曰此所謂何聲也師曠曰此所謂

清商公曰清商固最悲乎師曠曰不如清徵公曰清徵可得聞乎師曠曰不可古之得聽清徵者皆有德義之君也今吾君德薄不足以聽之公曰寡人所好者音也願試聽之師曠不得已援琴鼓之一奏有玄鶴二八從南方來集於郭門之上再奏而列三奏延頸而鳴舒翼而舞音中宮商之聲上徹于天平公大悅坐者皆喜平公提觴而起為師曠壽反坐而問曰樂莫悲于清徵乎師曠曰不如清角可公曰清角可得聞乎師曠曰不可昔者黃帝合鬼神於西大山之上駕象輿六玄龍畢方並轄蚩尤居前風伯進掃雨師灑道虎狼在前鬼神在後螭蛟伏地白雲覆上大合鬼神乃作為清角今主君德薄不足以聽之聽之將恐有敗平公曰寡人老矣所好者音也願遂聽之師曠不得已而鼓之一奏之有雲從西北起再奏之風至大雨隨之裂

惟幕破俎豆墮廊庑坐者散走平公愁懼伏于廊室晉國大旱
赤地三年平公之身遂瘡病何謂也曰是非衛靈公國旦俞則
晉平公旦病若國且旱亡妖也師曠曰先聞此聲者國俞二國
先聞之笑何知新聲非師延所鼓也曰師延自投濮水形體腐
於水中精氣消於泥塗安能復鼓琴則師延能鼓琴衛靈公著
文師涓善鼓琴如師延能鼓琴則衛靈公國旦俞矣楊子雲曰衛
原衛原何不報衛原手朽無用書則師延指敗無用鼓琴矣
乎所朽無用書也衛原生時文無不作不能報子雲者死為泥塗
孔子當泗水而葬泗水卻流世謂孔子神而能卻泗水孔子好
教授猶師延之好鼓琴也師延能鼓琴於濮水之中孔子何為
不能教授於泗水之側乎
翟簡子病五日不知人大夫皆懼於是召進扁鵲扁鵲入視
出董安于問扁鵲扁鵲曰血脈治也而陘昔秦繆公嘗如此矣
七日悟悟之日告公孫支與子輿曰我之帝所甚樂吾所以久
者適有學也帝告我晉國且大亂五世不安其復將霸不老而
死霸者之子且令而國男女無別公孫支書而藏之秦策於是
晉獻公之亂文公之霸襄公敗秦師於殽而歸縱淫此之所謂
今主君之病與之同不出三日病必間必有言也居二日半
簡子悟告大夫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游于鈞天廣樂九奏
萬舞不類三代之樂其聲動人心有一能欲授我帝命我射之
中熊羆死有罷來我又射之中罷羆殪帝甚喜賜我一笥皆有
副吾見兒在帝側帝屬我一翟犬曰及而子之長也以賜之帝
告我晉國且襄十世而亡嬴姓將大敗周人於詛丘之西而亦
不能有也今余將以其胄女孟姚配而十

世之孫董安于受言而書藏之以福鵲言告簡子簡子賜福鵲
田四萬畝他日簡子出有人當道辟之不去從者將拘之當道
者曰吾欲有謁於主君從者以聞簡子召之曰嘻吾有所見子
遊也當道者曰屏左右願有謁簡子屏人當道者曰日者主君
之病臣在帝側簡子曰然有之子見我何為當道者曰帝令主
君射熊與羆皆死簡子曰是何也當道者曰晉國且有大難主
君首之帝令主君滅二卿夫羆羆皆其祖也簡子曰帝賜我二
笥皆有副何也當道者曰主君之子將尅二國於翟皆子姓也
簡子曰吾見兒在帝側帝屬我一翟犬曰及而子之長以賜之
夫兒何說以賜翟犬當道者曰兒主君之子也翟犬代之先
主君之子且必有代及主君之後嗣且有華政而胡服并二国
簡子問其姓而延之以官當道者曰臣野人致帝命遂不見

者仍
別祉
旨依祉

是何謂也曰是皆妖祲其占皆如當道者言所見於帝前之事
所見當道之人妖人也其後晉二卿范氏中行氏作亂簡子攻
之中行昭子范文子敗出犇齊始簡子使姑布子卿相諸子莫
吉至翟婦之子無恤以為貴簡子與語賢之簡子募一本作乃告諸
子曰吾藏寶符於常山之上先得者賞諸子皆上山無所得無
恤還曰已得符矣簡子問之無恤曰從常山上臨代代可取也
簡子以為賢乃廢太子而立之簡子死無恤代是為襄子襄子
既立誘殺代王而并其地又并知氏之地後取空同戎自簡子
後十世至武靈王靈王愛入其母姓趙子孟姚其後武靈王遂取
中山并胡地武靈王之十九年更為胡服國人化之皆如其言
無不然者蓋妖祥見兆神審矣雖非實事吉凶之漸若天帝之
何以不知天實告之也以當道之人在帝側也夫在天帝之側

旨貴神也致帝之命是天使者也人君之使車騎備具天帝之使單身富貧非其狀也天官百二十與地之王者官屬備具況象天官亦宜鈞官同則其使者亦宜鈞官同人異者未可然也何以知簡子所見帝非實帝也以夢占知之樓臺山陵官位之象也人夢上樓臺升山陵輒得官位實樓臺山陵非官位也則知簡子所夢見帝者非天帝也人臣夢占之知帝賜二筒翟犬者非天帝也非天帝則其言與百鬼游于鈞天非大也魯叔孫豹子夢天壓已者審然是天下至地也至地則有樓臺之抗不得及已及已則樓臺宜壞樓臺不壞是天不至地不至地則不得壓已不得壓已則壓已者非天也則天之象也叔孫豹子所夢壓已之天非天則知趙簡子所游之天非天也或曰人亦有直夢見

明日則見甲矣夢見明日則見君矣曰然人有直夢已象也其象直耳何以明之直夢者夢見甲夢見君明日見甲與君此直也如問甲與君甲與君則不見也甲與君不見所夢見甲與君者象類帝也且人之夢也占者謂之魂行夢見帝是魂之上天也上天猶上山也夢上山足登山手引木然后能升升天無所緣何能得上天之去人以萬里數人之行日百里魂與體形俱尚不能疾況魂獨行安能速乎使魂行與形體等則簡子所見帝者象宜數歲乃悟七日輒覺覺何疾也夫魂者精氣也精氣之行與雲烟等察雲烟之行不能疾使魂行若蜚鳥乎行不能疾人或夢蜚者用魂蜚也其蜚不能疾於鳥天地之氣尤疾速者風風也風之發不能終一日使魂行若風乎則其速不過一日

之行亦不能至天人夢上天一卧之頃也其覺或尚在天上未
終下也若之夢行至雒陽覺因從雒陽悟矣魂神蓋蚑何疾也
疾則必非其狀必非其狀則其上天非實事也非實象則為妖
祥矣夫當道之人簡子病見於帝側後見當道象人而言與相
見帝側之時無以異也由此言之卧夢為淫候覺為陽占審矣
趙襄子既立知伯益驕請地韓魏 ㄈ 予之請地於趙 ㄈ 不予
知伯益怒遂率韓魏攻趙襄子襄子懼乃棄保晉陽原過從 ㄈ
至於託平罢見三人自帶以上可見日帶以下不可見予原過
竹二節莫通曰為我以是遺趙無恤無恤既至以告襄子襄子齋三
日親自割竹有赤書曰趙無恤余霍太山湯侯天子三月丙戌
余將使汝滅知氏汝亦祀我百邑余將賜汝林胡之地襄子再
拜受神之今是何謂也曰是蓋襄子自勝之祥也三國攻晉陽
歲餘引汾水灌其城 ㄈ 不沒者三板襄子懼使相張孟談私於
韓魏 ㄈ 與今謀竟以三月丙戌之日大滅知氏共分其地蓋
妖祥之氣象人之形稱霍大山之神猶夏庭之妖象龍襃褒之
二君趙簡子之祥象人稱帝之使也何以知非霍太山之神也
曰大山地之體猶人有骨節骨節安得神如大山有神宜象大
山之形何則人謂鬼者死人之精其象如生人之形今太山廣
長不與人同而其精神不異於人不異於人則鬼之類人鬼之
類人則妖祥之氣也
秦始皇帝三十六年熒惑守心有星墜下至地為石刻其石曰
始皇死而地分始皇聞之令御史逐問莫服盡取石旁家人誅
之因燔其石妖使者從關東夜過華陰平舒道有人持璧遮使
者曰為我遺鎬池君因言曰今年祖龍死使者問之因忽不見

置其璧去使者奉璧具以言聞始皇帝默然良久曰山鬼不過知一歲事乃言曰祖龍者人之先也使御府視璧乃二十八年行渡江所沉璧也明三十七年夢與海神戰如人狀是何謂也曰皆始皇且死之妖也始皇夢與海神戰惠怒入海候神射大魚自琅邪至榮成山不見至之罘山還見巨魚射殺一魚遂安海西至平原津而病到沙丘而崩當星隕之時熒惑為妖故石旁人家刻書其石若或為之文曰始皇死或教之也猶世間童謠非童所為氣導之也凡妖之發或象人為鬼或為人象鬼而使其實一也晉公子重耳失國乏食於道飢耕者乞飯耕者奉堀土以賜公子公子怒笞犯曰此吉祥天賜土地也其後公子得國復土如咎犯之言齊田單保即墨之城欲詐燕軍云大神下助我有一人前曰我可以為神乎田單却走再拜事之竟以神下之言聞於燕軍燕軍信其有神又見半若五采之文遂信畏懼軍破兵北田單率勝復獲侵地此人象鬼之妖也使者過華陰人持璧遮道妥璧而去妖鬼象人之形也夫沉璧於江欲求福也今還璧示不愛物福不可得也璧者象前所沉之璧其實非也何以明之以鬼象人而見非實人也人見鬼象生存之人定問生存之人不與已相見妖氣象類人也妖氣象人之形則其所賫持之物非真物矣祖龍死謂始皇也祖人之本龍人君之象也人物類則其言禍亦放矣

漢高皇帝以秦始皇崩之歲為泗上亭長送徒至馬山徒多道亡因縱所將徒遂行不還被酒夜經澤中令一人前七者還報曰前有大蛇當道願還高祖醉曰壯士行何畏乃前拔劍擊斬蛇蛇遂分兩徑開行數里醉因臥高祖後人至蛇所有一老

嫗夜哭之人曰嫗何為哭嫗曰人殺吾子人曰嫗子為何見殺
嫗曰吾子白帝子化為蛇當徑今者赤帝子斬之故哭人以嫗
為妖言因欲笞之嫗因忽不見何謂也曰是高祖初起感勝之
祥也何以明之以嫗忽然不見也不見非人非人則鬼妖矣夫
以嫗非人則知所斬之蛇非蛇也云白帝子何故為蛇夜而當
道謂蛇白帝子高祖赤帝子白帝子為蛇赤帝子為人五帝皆
天之神也子或為蛇或為人人與蛇異物而其為帝同神非天
道也且蛇為白帝子則嫗為白帝后乎帝者之后前後宜備帝
者之子官屬宜盛今一蛇死於徑一嫗哭於道云白帝子非實
明矣未非實則象也則妖也妖則所見之物皆非物也非物則
氣也高祖所殺之蛇非蛇也則夫鄭厲公將入鄭之時邑中之
蛇與邑外之蛇鬬者非蛇也厲公將入鄭妖氣象蛇而鬬也鄭

國鬬蛇非蛇則知夏庭二龍之龍象非龍也鄭子產之時
龍戰非龍也天道難知使非妖也使是亦妖也

留侯張良椎秦始皇誤中副車始皇大怒索求張良良變姓
名亡匿下邳常閑從容步游下邳汜上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
直墮其履汜下顧謂張良孺子下取履良愕然欲毆之以其老
為彊忍下取履因跪進履父以足受履笑去良大驚父去里所
復還曰孺子可教矣後五日平明良往父已先在怒曰與老人期後何也去後五日早
會五日雞鳴復往父又已先在復怒曰後何也去後五日復早
來五日良夜未半往有頃父至喜曰當如是矣出一篇書曰讀
是則為帝者師後十三年子見我濟北穀城山下黃石即我也
遂去無他言弗復見旦日視其書乃太公兵書也良因異之習

讀之是何謂也曰是高祖將起張良為輔之祥也良居下邳任俠十年陳涉等起沛公略地下邳良從遂為師將封為留侯後十三年從高祖過濟北界得穀成山下黃石取而葆祠之及留侯死并葬黃石蓋吉凶之象神矣天地之化巧矣使老父象黃石不能為老父非人知書亦非太公之書也氣象生形矣石言與始皇時石墜東郡民刻之無異也刻為文言為辭乙之與文一實也民刻文氣發言民之與氣一性也夫石不能自刻則亦不能言不能言則亦不能為人矣太公兵法氣象之也何以知非實也以老父之晉平公之時石言魏偷平公問於師曠曰石何故言對曰石不能為老父乙不能言或憑依也不然民聽感也夫石不能人言則亦不能人

人之形則亦能象太公之書問曰氣無刀筆何以為文曰會意公夫人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魯當成季友文在其掌曰為魯夫人晉唐叔虞文在其手曰反三文之書性自然老父之書氣自成也性自然氣自成與夫童謠口自言無以異也當童之謠也不知所受口自言之口自言文自成或為之也推此以省太公釣得巨魚剖魚得書云呂尚封齊及武王得白魚喉下文曰以予發盡不靈矣因此復原河圖洛書言興衰存亡帝王際會審病其文矣皆妖祥之氣吉凶之端也

訂鬼篇

凡天地之間有鬼非人死精神為之也皆人思念存想之所致也致之何由由於疾病人病則憂懼憂懼則鬼出凡人不病則不畏懼故傳病寢疴畏懼則鬼至畏懼則存想存想則目霊見何

以效之傳曰伯樂學相馬顧玩所見無非馬者宋之庖丁學解牛三年不見全牛所見皆死牛也二者用精至矣思念存想乃見其物也人病見鬼猶伯樂之見馬庖丁之見牛也伯樂庖丁所見非馬與牛則亦知夫病者所見非鬼也病者困劇身體痛懼妄見之也初疾纔經見鬼之來疾困恐死見鬼之怒身自疾痛見鬼之子皆存想虛致未必有其實也夫精念存想或泄於目或泄於口或泄於耳泄於目目見其形泄於耳耳聞其聲泄於口口言其事晝日則鬼見暮卧則夢聞獨卧空室之中若有所畏懼則衆見大夫攝案其身哭夫覺見卧聞俱用精神畏懼存想尚一實也

一曰人之見鬼目光與卧亂也人之晝也氣倦精盡夜則欲卧卧而目光反反而精神見人物之象矣人病亦氣倦精盡目雖不卧光已亂於卧也故亦見人物象病者之見也若卧若否與夢相似當其見也其人能自知覺與醒又能自知其見鬼也與人精盡氣衰之故也何以驗之以狂者見鬼也狂與善人相得者病困精亂也夫病且死之時亦與狂等卧病及狂三者皆精衰陷目光反照故皆獨見人物之象焉

一曰鬼者人所見得病之氣也氣不和者中人中人為鬼其氣象人形而見故病篤者氣盛氣盛則象人而至至則病者見其者病見越人坐其側由此言之灌夫罵坐之徒或時氣之形象也凡天地之間氣皆純於天文文垂象於上其氣降而生物氣和者養生不和者傷害本有象於天則其降下有形於地矣故

鬼之見也象氣為之也衆皇之體為人與鳥獸故其病人則為人與鳥獸之形

一曰鬼者老物精也天物之老者其精為人亦有未老性能變化象人之形人之受氣有與物同精者則其物與之交又病精氣衰劣也則來犯陵之矣何以效之成事俗間與物交者見鬼之來也夫病者所見之鬼與彼病物何以異人病見鬼來象其墓中死人來迎呼之者宅中之六畜也又見他鬼非是所素知者他家若草野之中物為之也

一曰鬼者本生於人時不成人變化而去天地之性本有此化非道術之家所能論辯與人相觸化者病人人命當死死者不誰人何以明之禮曰顓頊氏有三子生而亡去為疫鬼一居江水是為瘧鬼一居若水是為魍魎鬼一居人宮室區隅溷廁善

驚人小兒前額頭之鬼神也百數也諸鬼神有形體法能立樹與人相見者皆生於善人精善人之氣故能似類善人之形能與善人相害陰陽浮游之類若雲煙之氣不能為也

一曰鬼者甲乙之神也甲乙者天之別氣也其形象人病且死甲乙鬼庚辛報甲乙故病人且死殺鬼之至者庚辛之神何則甲乙鬼庚辛報甲乙故病人且死甲乙者天之別氣也其形象人論者所以為實也天道難知鬼神闇昧故妄載列令世察之也

一曰鬼者物也與人無異天地之間有鬼之物常在四邊之外時從來中國與人雜則凶惡之類也故人病且死者乃見之天地生物也有人如鳥獸及其生凶物亦有似人象鳥獸者故凶

禍之家或見蜚尸或見走凶或見人形三者皆鬼也或謂之凶或謂之魅或謂之魎皆生存實有非虛無象類之也何以明之成事俗間家人其凶見流光集其室或見其形若鳥之狀時流人堂室察其不謂若鳥獸矣夫物有形則能食能食則便利便利有驗則形蛛有實矣左氏脊秋曰投之四裔以禦魑魅山海經曰北方有鬼國說螭者謂之龍物也而魅與龍相連魅則龍之類矣又言国人物之黨也山海經又曰滄海之中有度朔之山上有大桃木其屈蟠三千里其枝間東北曰鬼門萬鬼所出入也上有二神人亦曰神荼一曰鬱壘主閱領萬鬼惡害之鬼執以葦索而以食虎於是黃帝乃作禮以時驅之立大桃人門戶畫神荼鬱壘與虎縣葦索以禦凶魅有形故執以食虎案可食之物無空虛者其物也性與人殊時見時匿與龍不常見無以異也

一曰人且吉凶妖祥先見人之且死見百怪鬼在百物之中故妖怪之動象人之形或象人之聲急應故其妖動不離人形天地之間妖怪非一言有妖聲有妖文有妖或妖氣象人之形或入舍氣為妖象人之形諸所見鬼是也人舍氣為妖巫之類是也是以實巫辭無所因揚其吉凶自從口出若童之謠矣童謠口自言巫並意自出則其為人發聲氣自立音聲自發同一實也世稱紂之時夜郊鬼哭及食頡作書鬼夜哭氣能象人聲而哭則亦能象人形而見則人以為鬼矣鬼之見也人之妖也天地之間禍福之至皆有非象有漸不卒然有象不徙來天地之道人將亡凶亦出國將亡妖亦見猶人且言吉併至國至昌昌端到矣故夫端應妖祥其實一也而世獨謂

鬼者不在妖祥之中謂鬼猶神而能害人不通妖祥之道矣
物氣之變也國將亡妖見其亡非妖也人將死鬼來其死非鬼
也亡國者衆也人死者眴也何以明之齊襄公將為賊所殺游
于姑棼遂田于貝丘見大豕從者曰公子彭生也公怒曰豬生
之彭生者有似彭生之狀也世人皆知殺襄公者非豕而猶謂
鬼能殺人一惑也天地之氣為妖者太陽之氣也妖與毒同氣
中傷人者謂之毒氣變化者謂之妖世謂童謠熒惑使之彼言
彼所見也熒惑火有毒炎故當熒惑宇宿國有禍敗人氣
恍惚故妖象存亡龍陽物也故時變化鬼陽氣也時藏時見陰
氣乘故世人盡見鬼其色純朱非衆陽也陽大也故謂之之
類為火光光熟焦物上集樹木枝葉枯死法範五行二曰火五
事二曰言言火同氣故童謠言出於小童童巫合陽故大雩之祭舞
書之怪世謂童謠故妖言出於小童童巫合陽故大雩之祭舞
童暴巫雩祭之禮倍正合陽故猶日食陰勝攻社之陰也日食
陰勝故攻陰之類天旱陽勝故愁陽之黨巫為陽黨故值遭旱
議欲焚巫巫合陽氣以故陽地之民多為巫巫黨於鬼故巫者
能鬼巫鬼巫比於童謠故巫之審者能處吉凶吉凶能處吉凶
之徒也故申生之妖見於巫巫合陽能見為妖也申生為妖則
知杜伯莊子義厲鬼之徒皆妖也杜伯之厲為妖則其弓矢投
措皆妖毒也妖象人之形其毒象人之兵鬼毒同色故杜伯弓
矢皆朱形也毒象人之兵則其中人人輒死也中人微者即為
腓病者不即時死何則腓者毒氣所加也妖或施其毒不見其

體或見其形不施其毒或出其聲不成其言或明其言者也杜伯之厲見其體施其毒者
音若夫申生見其體成其言不知其
也詩妖童謠石言之厲明其言者也濮水琴聲紂郊鬼哭出其
聲者也妖之見出也或見或且凶而豫見或凶至而因出因出則妖
與其毒俱行豫見妖出不能毒申生之見豫見之妖也杜伯莊
子義之厲凶至因出之妖也周宣王燕簡公宋夜姑時當死故
妖見毒固輕音惠公身當獲命未死故妖直見而毒不射然則
杜伯莊子義厲鬼之見周宣王燕簡夜姑且死之妖也申生之
出詈惠公且見獲之妖也伯有夔馬帶公孫段且死之妖也老
父結草魏顆且勝之祥亦或時杜回見獲之妖也蒼犬噬呂后
呂后且死妖象犬形也魏其灌夫守武安武安且卒妖象魏其
灌夫之面也故凡世間所謂妖祥所謂鬼神者皆太陽之氣為
之也太陽之氣天氣也天能主人之體故能象人之容夫人之
所以生者陰陽氣也陰氣主為骨肉陽氣主為精神人之生也
陰陽氣具故骨肉堅精氣盛精氣為知骨肉為彊故精神言談
形體固守骨肉精神合錯相持故能常見而不滅亡也太陽之
氣盛而無陰故徒能為象不能為形無骨肉有精氣故一見忽
輒復滅亡也」

中華古籍保護